

《长恨歌》的叙事视角转换及其作用

王 军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 要: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功能。在白居易的《长恨歌》中,叙事视角呈现出由第三人称全知叙事逐渐向人物叙事转换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种视角功能各不相同,使诗歌的主题出现了由批判讽刺向同情惋惜的转移。而叙事视角转换的推动力,则来自“人”在叙事中的核心地位。

关键词:《长恨歌》;叙事视角;功能;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0)01-0080-04 **收稿日期:**2009-09-30

作者简介:王军(1971—),男,江西南昌人,南京审计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叙事视角和作品主题的关系

对于叙事视角在叙事中的作用,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托多罗夫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论述:“在文学中,我们从来不曾和原始的未经处理的事件或事实打交道,我们所接触的总是通过某种方式介绍的事件。对同一事件的两种不同的视角便产生两个不同的事实。事实的各个方面都由使之呈现于我们面前的视角所决定”^[1]。叙事视角的不同可以造成同一个故事在不同的叙事中出现整体状态上的巨大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叙事视角往往具有特定的功能,并且能够非常有效地体现出叙事者和人物的“心情、价值观和认识事物的特定方式等等”^{[2]30}。这个问题又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我们的阅读传统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在阅读时,读者会努力探寻作者的态度。其原因在于“通过叙述层反映出来的作者(或隐含作者)的眼光和心理倾向与主题意义和审美效果密切相关,作者对他所创造出来的人物是同情还是嘲讽,是这样看还是那样看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2]135}事实上,作者、隐含作者、叙事者、人物、读者这些概念的出现,使叙事视角成为一个非常复杂难辨的东西,叙事过程中视角的不断变化进一步增加了确定视角的难度。因此本文选择从

叙事者、读者和人物三个层面出发,来分析叙事视角的特殊功能对我们理解《长恨歌》的主题和感情的积极意义。

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是一篇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从文体学的角度来说,它也是一个主题意义丰富复杂的叙事文本。《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多种分析和判断,可以总结为隐事说、讽喻说、爱情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等多种^[3]。在这些主题说中,“双重主题说”是影响较大的一种。自王运熙先生首先提出这一观点以来^[4],双重主题说得到了朱东润、郭预衡、刘大杰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于长洪、刘光年、郭象等研究者的认同。随着双重主题说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已经不是仅仅证明两种主题的存在和转化,而是“诗歌的主题是怎样转换的”和“为什么会出现主题的转换”。探讨《长恨歌》中的叙事视角转换,可以为进一步解释双重主题说提供重要的依据。

在中国叙事作品中,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是主要的叙事角度^[5]。但是在许多作品里,并不是单一叙事视角贯穿始终,视角的转换是经常出现的现象,其中既有第三人称内部的转换,也有第三、第一人称之间的转换。在《长恨歌》里,叙事视角就出现了多次转换。我们可以大致把作品中的视

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叙事者的视角,其中又可以分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编辑性全知视角两种;第二类是人物的限知视角,分别是唐明皇、杨玉环、邛崃道士三个视角。

二、叙事者视角的转换和反讽色彩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历史叙事特征在《长恨歌》开始时表现得非常突出。诗歌第一部分集中叙述了李杨结合和欢爱的过程,叙事者的位置感比较明显,故事节奏完全被叙事者所掌握。叙事者在故事开始时同时展开两条线索,一条写唐明皇寻求倾国美女,一条是杨玉环长大成人,接着线索合二为一,二人相会。叙事者超越历史,俯视历史并把它们“编织”成故事的能力已显端倪。在这样一个视角中,叙事的情感基调也暗暗显示出来。因为叙事视角决定着叙事者对于故事的基本姿态,这种姿态最集中地体现在读者与人物的距离关系中。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里,读者和叙事者的位置是大致重叠的,他们共同保持着与故事、人物的距离,共同作为观察者,俯视、回忆一段历史旧事。这样一种关系可以用图1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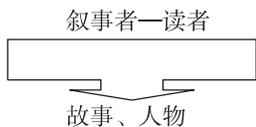


图1 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关系图

从图1可见,第三人称叙事视角在叙事者、读者与故事、人物之间的距离上形成了层次差别,叙事者和读者的自我意识独立于故事,这种自我意识的存在以对故事、对人物的价值判断为基础,只要有自我意识在,就必然要对故事和人物进行价值判断,这就是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所具有的不受人物内在因素影响,直接、客观地进行价值判断的基本功能。在《长恨歌》第一部分中,故事、场景是描述的中心,人物的性格或内心情感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刻画,人物是包裹在故事或场景之中的。这样的叙事模式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完成价值上的判断。但是由于唐明皇和杨玉环的帝妃身份,叙事者面临着一个问题:如果是赞美或认同其故事,则可以直接表白,但如果是批判或讽刺,则不能不采取“反讽”(即“表里不一”)的方式^{[6]115}。在《长恨歌》的第一部分,叙事者就遇到了这样的

问题,对于读者来说,此时必须依靠个人的价值判断力,在叙事者的“表里不一”描述中,完成对故事的解读。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诗歌从唐明皇寻求美女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意义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唐明皇来说,其身份决定了他心中最“重”只能是“国”,但是“重国”的含义在此地被颇有意味地转化成了“重(色思倾)国”,这种谐音造成的修辞效果和意义悖反,立刻使全诗染上了一层反讽的感情色彩。这样的美学效果是和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的运用相互配合的。之后,叙事者无处不在的眼光进入了李杨的二人世界,对李杨欢爱的情状做了极其细致繁冗的铺叙,甚至出现了不少重复,在“春宵苦短”之后又有“夜专夜”、“娇侍夜”,在“承欢侍宴”之后又有“玉楼宴”,衬托出一种极乐的场。而“夜专夜”、“在一身”、“尽日君王看不足”,更是使时间处于一种压缩的状态,这种状态造成了一种焦虑的阅读情绪:一方面是李杨在时间感上的停顿,除了处于“现在”瞬间的欢爱,没有对未来前途的任何担心,而另一方面,读者心中的焦虑却越来越强烈,因为读者和叙事者一样,已经知道天下将有大乱,读者心中时间无多与李杨的“良宵苦短”造成了一个明显的对比,在这个对比中,对李杨故事的价值判断形成了批判性的轮廓,情绪上的失望和愤恨也逐渐积累。

在达到了这样的效果之后,叙事者仍然意犹未尽,他又从单纯讲述故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对故事这段情节进行评论:“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时原有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顿然间转变成编辑性全知视角,叙事者的态度也为作品做出了价值上的判断。历史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往往与国家民族等重大或严肃的主题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发达的历史叙事,很多是以国家、民族、家族、个体的成功为核心,或总结经验,或汲取教训,无论正面或者反面,叙述都是严肃的,被借鉴的内容和借鉴者之间是保持着合适的关系,具有可比性和可达到性。但是,就李杨故事而言,杨玉环的成功方式,即由女性得宠而使家族“鸡犬升天”,在主流传统文化的价值评判中乃是不合规范的,它并没有可资借鉴的意义,作者把这个事件的影响做出极度的夸张,反而形成一股反作用力,使被借

鉴的事件在价值上走向错位,成为一种实质上的不可行乃至不应行的结果,这时被借鉴事件本身的合理性就走向了反面。“反讽的目的就是要制造前后印象之间的差异,然后再通过这类差异,大做文章。”^{[6]116}在《长恨歌》第一部分中,责任的悖反、极乐的状态、价值的错位三种因素,构成了“反讽”的基本主题,他们共同形成了批判讽刺性价值判断的主体内容,使诗歌的叙事基调体现为批判和讽刺。在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价值主题,虽然与叙事者的“反讽”有密切关联,但更为基本的姿态,其实已经由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和编辑性全知叙事视角中得到了实现。

三、人物限知叙事视角的转换和同情色彩

《长恨歌》的第二部分开始,故事出现了转折,叙事视角也开始出现了更大力度的转换。如果说马嵬坡事变改变了李杨的命运,那么也可以说,这一事件也改变了《长恨歌》叙事的方式,并进而改变了诗歌原有的批判讽刺基调。对这一事件的叙述,出现了两个变化:首先,第一部分非常醒目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故事场景“铺叙”变得极其节制,李杨的生离死别用了非常简短的六句一笔带过。其次,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本身也退化为人物限知视角,叙述重心逐渐从场景转化到内心。

马嵬坡事件之后,作者完全可以结束故事,然后用编辑性全知视角提炼出历史教训,使叙事从暗含反讽转为正面做出总结,让叙事延续《史记》式的模式。但是叙事者没有按照历史事件进行写实描绘,相反,他“无中生有”地设想了李杨二人生死离别之后的“故事”。这一神来之笔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叙事由写实转向了虚构,也不仅在于使作者的想象力得到更为开阔的展现,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表现出了叙事文学的一个基本规律——文学是人学。

如前所述,诗歌前一部分“人物”被故事、场景所包裹,人物被模式化为一个价值符号、一个被俯视的“客体”,人物的意图、情绪、精神都被压制在一个“声色”的表面语境中。这种封闭状态完全无法容纳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意义场的李杨故事,更无法深度刻画出人物自身的性格和情感,无法解释人物与故事复杂关系的内在逻辑。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回到人物自身,让人物

说话。

正是由于“文学要写人”这个创作规律的作用,《长恨歌》中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向人物叙事视角转换,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合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阻挡的趋势。因为在唐明皇和杨玉环的视角里,故事最有可能摆脱单一的价值判断,叙事的重心最有可能从事件和场景回到刻画“人”。可以说,唐明皇和杨玉环视角的出现,才开始了“人”的真正出场。可以发现,自“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始,叙事者的位置一步一步从历史制高点走下来,游弋接近,直至下降到唐明皇的视角。“黄埃散漫风萧索”直至“圣主朝朝暮暮情”是叙事者、唐明皇的混合视角,然后逐渐向唐明皇接近。到“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诗歌的叙事视角基本完成了转换,在这之后,虽然历史全知叙事还反复出现,但是人物视角已经占据了绝对主体地位,与此相对应,人物的内心世界全面超越外在场景成为叙事的中心。

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在视角结构上出现了与第二部分重复的现象,开始都是第三人称叙事视角,然后转化成人物叙事视角。“归来池苑皆依旧”到“魂魄不曾来入梦”这一大段铺叙以唐明皇的视角写触景伤情及对杨妃的无限思念。很显然,这一段中叙事者完全和唐明皇融为一体,在宫苑中的所见所闻所想,都是唐明皇独特的生命体验。而追忆往事的结果却只是“孤灯挑尽夜未眠”,一句“悠悠生死经别年,魂魄不曾来入梦”,道出了他心底深处的孤寂,就连在梦中能见到她的魂魄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奢求,一个苦苦思念的灵魂跃然纸上。在此过程中,独立客观的历史叙述者基本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唐明皇自己的眼光和感情。而读者,也在唐明皇的叙事中进入了唐明皇的情感世界,逐渐地理解唐明皇的相思之痛,也逐渐地接近这部作品更重要的主题。

第四部分中第三人称叙事篇幅更短,在短暂地进入了“临邛道士”的视角后,故事的高潮最终定格在杨玉环的叙述中。自“含情凝睇谢君王”始,诗歌视角再次转到杨妃,“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是杨玉环回忆过往的深情;“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是杨玉环托物言情;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

连理枝”更是杨玉环把只有她和唐明皇知道的誓言再次叙述出来。正是在这样的情景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是叙事者突然从杨玉环的视角中拔出来，为作品结尾，而更可能是杨玉环为她和唐明皇之间的感情做出了最后的表白，天地有尽头，“我们”之间无法重逢的惆怅永远不会断绝。

综上所述，《长恨歌》后半部分故事主题和情感基调的转型，在视角的转换中已经奠定。人物视角成为叙事的视角主体之后，读者、叙事者与人物的位置达成了统一，他们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短，这时读者和叙事者的自我意识逐渐淡化，并逐渐进入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意识世界，和唐明皇、杨玉环一样触同样景，生相似情，可以把这种关系通过图2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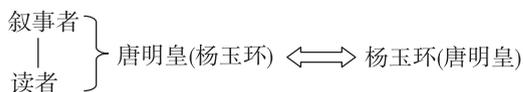


图2 人物限知叙事视角关系图

如果说叙述者、读者和故事分离状态下的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必然地要带来自觉的道德判断的话，那么叙述者、读者和人物同一状态下的第一人称内在视角，则自然地要进行情感上的融合。“人物”的情感态度就最大限度地占有了叙事者和读者的内心，也就是说，在视角转化到唐明皇和杨玉环之后，叙事者和读者的情感也已经转换成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情感。我们开始和唐明皇、杨贵妃一样，陷入了无尽的思念之中。这时，叙事者和读者如果还保持着一定的自我意识的话，其对李杨故事的态度也很难摆脱唐明皇、杨玉环的

哀伤视角，在这种不断强化的同情、认同之中，原有的批判讽刺主题迅速地退出了舞台，占据整个叙事的是思念、哀伤、同情和惋惜，是绵绵的长恨。

不同的叙事视角具有不同的功能^{[2]207-305}。《长恨歌》在叙事视角上的转换，实际上就是其功能实现的一个典型过程。在完成以上的分析后，还是回到我们所认定的“双重主题说”的两个核心问题。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已经有多种解释，总体上看，这些分析大多属于外部批评，即从社会、作者等因素探究原因。而叙事学则更多地从文本出发，在作品的结构、视角等因素中发现作品的意图，在某种程度上，叙事研究不仅是对外部批评的补充，有时还可能独辟蹊径。在《长恨歌》主题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叙事视角的转换，作品主题完成了由“讽刺”到“同情”的过程，而这种转换的推动力则来自“文学是写人的”这一朴素的规律。

参考文献：

- [1]托多罗夫. 文学作品分析[M]//王泰来. 叙事美学.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27.
- [2]申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0-305.
- [3]胡可先,文艳蓉.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J]. 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2):66.
- [4]王运熙.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J]. 复旦,1959(7):29.
- [5]王平.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67.
- [6]浦安迪. 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115-116.

(责任编辑:杨凤春)

On the Change of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and Its Functions in *Changhengge*

WANG Ju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Different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has different functions. In *Changhengge* written by Bai Juyi,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changes from the omniscient and omnipotent third person to figure narrative. With the change of th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the poem theme also changes from criticism and irony to sympathy and regret. The driving force of this change comes from the core status of “human” in the narration.

Key Words: *Changhengge*;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function; theme

职业概念隐喻的认知分析及应用

汤 洁

(南京审计学院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9)

摘 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可以把有关职业的概念隐喻归纳为四种主要的概念隐喻类型:生命体隐喻、旅途隐喻、竞赛隐喻和匹配隐喻。进一步分析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发现:除了单个概念隐喻内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系统性的映射,还可以归纳出各个隐喻的类别特征即突显属性的映射,这些突显属性通过相似性直接映射到目标域——职业这一义域中,使作为整体概念的业的特征更加完整。职业概念隐喻具有较大应用价值。

关键词:概念隐喻;职业隐喻;认知;应用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750(2010)01-0084-05 **收稿日期:**2009-11-14

作者简介:汤洁(1977—),女,江苏徐州人,南京审计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一、引言

在对职业^①的思考和讨论中,我们常常运用隐喻,如“career journey”,“career tournament”等。职业研究者,如 Coffey 和 Atkinson、Mignot、Inkson 也越来越多地运用隐喻阐述他们对职业概念的理解^[1-4]。这些有关职业的隐喻描述大致可分为单一隐喻描述和多重隐喻描述。单一隐喻描述如 Schein 的“career anchors(职业锚)”^[5]、Levinson 的“seasons of man’s life(人的生命季节)”^[6]以及 Inkson 的“protean and boundaryless careers(变化多端的和无边界的职业)”^{[4]48-63}等。多重隐喻描述相对鲜见,主要有 Inkson 的九重职业隐喻归纳^{[7]96-111},他认为,在职业生涯理论的研究中,“隐喻不仅是思考某种职业的基础,也是我们对各种职业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7]99}。但这些研究都是管理学界对职业概念的描述和探讨,仅限于用单一或双重隐喻描述职业生涯理论,侧重于职业生涯理论的提出和阐释,既缺乏语料分析,也未涉及认知分析。

本文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结合语料分析,把有关职业的概念隐喻归纳为四种主要的概念隐喻类型,并进一步分析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

从而揭示有关职业描述语言中的系统性的隐喻性思维,同时指出职业隐喻的应用价值。这不仅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职业本质的认识,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对职业隐喻更为广泛的应用。

二、职业描述语言中体现的主要概念隐喻

根据 Lakoff 的当代隐喻理论,英语许多表述式都来自于基本的隐喻^[8]。这种基本隐喻被称为概念隐喻,例如“Argument is war”,“Time is money”等。因此,Lakoff 和 Johnson 认为,人类对世界的看法可以用不同义域的观念表述,一个义域的概念可以被另一个义域的概念隐喻化,即源域(source domain)的结构框架投射于目标域(target domain),形成概念隐喻^[9]。

在对职业的描述和表达过程中,很多隐喻因长期使用而固化,从而成为认知思维的一部分而被人们所忽视。通过对包括 BNC(British National Corpus)和 Brown 语料库中有关 career 的口语以及书面语中的例句进行分析处理,同时参考了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描述,我们发现,有关职业

^①本文所指的职业不是具体的个体的职业,而是作为整体的抽象概念的职业,即职业生涯。

业描述的语言具有系统性的隐喻性思维,人们有意无意地将职业概念投射于其他概念范畴之中,运用着隐喻性的认知方式,主要体现出以下几类概念性隐喻。

(一) 职业是旅途(Career is a journey)

旅途隐喻是所搜集到的语料中出现频率最高、应用最普遍的一个职业概念隐喻,几乎遍布所有形式的职业谈论。根据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4th edition) 词典, career 这个单词来自于拉丁文 *carraria*, 意思为 a road or carriageway (一条路或者车道)^{[10]174}, 所以职业文献中普遍将职业看作为旅途就毫不奇怪了。常见的旅途隐喻有“career path”、“career plateau”、“getting to the top”等。

旅途隐喻把职业概念化为一种地理方位上的运动,体现了职业的两个基本特征:地点之间的运动和时间。例如:

例(1) My career has been held back in Britain because of my association with them.

例(2) Madonna is certain that her career will go down as one of the landmarks of history.

例(3) She used to spend hours weeping on the floor of her flat because she thought her career wasn't getting anywhere.

事实上我们还可将 career 看作是一个范畴^[11], 这样就扩展了隐喻的使用范围。例如:

例(4) I'm traveling in a rut, getting nowhere, except a dead-end.

例(5) I'm 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t the moment as to which way to go.

例(6) You're looked to for guidance from peers and people who are coming up the ladder behind you.

上述例句中,用于描述旅途的表达在职场这一特定语境下隐喻性地用来描述职业概念。虽然人们在描述自己或他人的职业时并没有使用 career 这个词,但这些表达的意义和效果显然来自于 career 这个范畴的存在以及我们前面所讨论过的 career 的隐喻性。

(二) 职业是生命体(Career is a living organism)

有机体隐喻是一个基本的概念隐喻^[12]。职业是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因此将职业视为生命体

就很容易理解。“但大量的隐喻在底层更明显,更容易发现”^[13],例如植物、动物、或者人类层的隐喻。这是我们上面提及的总括性的概念隐喻的下范畴(sub-categorization),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1. 职业是植物体(Career is a plant)

植物的显著特征是它会生长,但在不同情况下这种生长会不同。一些因素会促进生长从而是积极的,而另外一些因素会阻止或减少生长从而是消极的。在有关职业描述的句子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植物的特征被隐喻性地映射到职业领域来描述一些职业状态。例如:

例(7) It's a great chance for the 27-year-old to revive his career.

例(8) She is incensed by reports that her blossoming career has left The Darling Buds of May in the lurch.

例(9) My career has been held back in Britain because of my association with them.

在以上例句中,人们很自然地将职业概念化为一种植物,可以增长,复苏和开花,同时也可能被阻碍增长,如例(9)。

2. 职业是动物或人(Career is an animal or a human)

植物、动物/人都是生命体,因此作为隐喻源有相似之处。但动物/人具有智力的一些显著特征又使得以它作隐喻源有一些区别。体现这一点的 career 的搭配很多,从体现动作和生命体过程的 save、die 到一些感情词如 depressed、suffer 等,例如:

例(10) His career faltered after a spectacular start.

例(11) Lake flew to the States for an operation he hopes will save his career.

例(12) His career would be threatened since his knee had been badly damaged.

例(13) Gabriel, who split from the super group in 1975, claims his career has suffered because of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band.

以上例句都毫无例外地将职业看做是人或者动物,用描述生物体的词语来描述职业,使得表达生动形象,易于想象和理解。

(三) 职业是竞赛(Career is competition)

根据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4th edition) 词典上的词源解释, career 一词在古希腊为“一个快速奔跑的过程, 一种竞赛”的意思^{[10]174}。在语料的分析处理中我们确实发现很多将职业看做是竞赛的描述, 如“career tournament”, “high-flying career”。但更多的情况是人们描述时并不使用 career 这个词, 但表达的意义和效果均来自于 career 这个范畴的存在以及 career 的隐喻性。例如:

例(14) Someone with a “successful career” is a “high flyer” who has survived the “rat race” and beaten competitors on the “fast track”.

例(15) Most people are sort of like all in a rat-race and scrabbling up together.

例(16) Some managers say, I've already made opportunities for you-you're jumping the gun.

这些隐喻用竞赛这一概念对职业这一抽象复杂的概念进行比拟阐述, 将职场看做是 fast track (快跑跑道), 将职场中的竞争看做是 rat race, 从而使人们对职业的竞争本质有了更加深刻形象的理解。

(四) 职业是匹配(Career is matching)

这个重要的职业隐喻来自于一个描述职业的典型的句子:

例(17) You can't put a 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

这句话经常用在对一个人的职业状况的描述, 意思为不能让一个人担任他不适宜的职务或者工作。a 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 就指一个不得其所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 栓和孔的比喻有一个固定的意象特征, 人们通常强调适合的持久性。相比较, Hole 的“变化无常的职业”^[14]这一概念可以被看做是根据不断变化着的环境调整适合度的一种手段。在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 职业的匹配隐喻也面临着不断的变化。

三、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

(一) 单个概念隐喻内部的系统性映射

关于隐喻的工作机制与过程, 根据 Lakoff 和特纳的理论, 每一个隐喻映射都包括以下四个过程: 源域图式中的空缺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空缺上;

源域中的关系被映射到目标域的关系上; 源域的特征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特征上; 源域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上^[15]。

我们以“Career is a journey”这一概念隐喻为例分析其隐喻映射的过程, 从而管窥职业隐喻的生成机制。

第一, “旅行者”这个“旅行领域”的空缺被映射到“职业领域”中的“职业人”这一空缺上; 而将旅行领域的“路程”这一空缺映射到职业领域, 就意味着隐喻使用者把职业生活中的各种事件理解为组成职业道路的各种点, 这就使得我们必须在职业这一领域创造出“职业道路”这一空缺。

第二, 一个旅行者到达目的地可以映射为一个人在职业旅途中达到了某种目的。因此, 源域中“旅行者”和“目的地”的“到达”关系, 在隐喻中被映射到目标域后, 就成为“职业人”和“目标”之间的“达到”关系。

第三, 当想到旅行, 有关旅行的各种特征就出现在脑海中: 旅行者, 旅行的过程, 起点, 终点, 旅行的坎坷等等。并且, 一个旅途所能有的特征范围看起来是无限的。一个旅途可能有或者没有终点; 旅途的方向可能是向上向下, 向前向后, 向侧面或者是特殊的; 速度也可以是快的慢的或者变化着的。然后, 我们把描述旅行的恰当特征映射到职业这一领域。例(1)到例(6)均充分显示了源域特征被映射到职业领域的特征上。例如, 例(5)中“on the top of the mountain”是旅行域的一个特征, 表示旅行者登上了一个高峰, 寻找继续前进的道路。将其映射到职业领域, 就用来描述职业人达到了一个职业目标, 寻找下一个目标的状态。

第四, 隐喻需要使用者和理解者对源域的知识有一定了解。当我们使用隐喻时, 源域的知识被映射到目标域的知识上。我们对源域的知识使得我们可以对其进行推理。当某一领域作为隐喻映射的源域时, 该领域的推理模式也被映射到目标域。例如, 我们对“dead-end(死胡同)”的了解使我们知道, 如果走进死胡同, 我们必须另择道路, 否则无法行进。因此, 在看到例(4)有关职业的描述中使用它时, 我们可以推理出描述者是在职业生活中遇到了麻烦, 需要选择另外的职业生活方式。

(二) 多重概念隐喻的映射

以上四种概念隐喻都各自从不同角度揭示了职业这一抽象复杂概念的特征,并且揭示了作为整体概念的业的特征。但是没有一个隐喻可以独自揭示所有的特征,每一个都有他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有他自己所能够运用的特定范围和情景。正如 Morgan 所说,“对复杂事物的真正理解需要一系列的隐喻来说明”^[16]。因此,除了单个概念隐喻内部源域与目标域之间系统性的映射,我们还可以归纳出各个隐喻的类别特征即突显属性的映射。这些突显属性通过相似性直接映射到目标域——职业这一义域中,从而从不同角度分别揭示了职业概念的一个类别特征,使作为整体概念的业的特征更加完整,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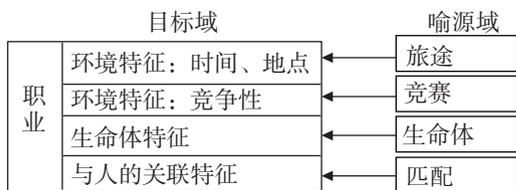


图 1 职业概念隐喻生成机制示意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各种职业概念隐喻所强调的特征是不同的,它们指向喻体(tenor)的不同角度,喻源(vehicle)也不同,一些隐喻建立在个体对他本人的经验的理解之上,一些是建立在从外部观察的观察者对于情况的分析。还有一些隐喻描述职业所处的环境。这些不同的视角可以互为补充,甚至融合为一个更加全面的理解。

四、职业概念隐喻的应用价值

(一) 在职业咨询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职业咨询业在西方已经比较完善和发达,在我国是一个正在加速发展的朝阳产业。在职业咨询中,如果能够运用有关职业的多个概念隐喻来扩大咨询师的创造力,对于职业咨询和职业测评的有效开展将有很大帮助。

通过运用不同的隐喻,咨询师们能够帮助客户转变他所使用的隐喻并从新的不同的角度看待同一种情形。当客户描述他们的职业状况时,通常会运用隐喻来描述所遇到的挫折。比如,一个年轻人认为自己与所选的职业不适合,因为在他所选择的工作领域中,他不得不参加一些教育课程,死记硬背很多东西。他想从这种学习环境中

脱身,去做其他的事情。从“不匹配”的隐喻角度来看,解决方法是这样。然而从“旅途”隐喻角度看,现处的教育环境只是“道路中一个小的阻碍”,这个教育课程只是使他在所选领域中获得更多知识的一些必备基础而已。对他来说,多考虑如何发展一些新的学习策略来保证职业旅途的顺利进行比只是关注于“不适合”更加有用和有帮助。

对于职业概念隐喻的应用价值,人们大多关注于客户即职业实践者们的隐喻运用和发展。事实上职业咨询师对于隐喻的应用和发展同样重要。职业咨询师不仅要了解客户们正在使用和发展着的隐喻,还需要有一套自己的关于特定情形的隐喻联想和描述。这些自己的隐喻在不同情况下都会有用处。比如“在和其他咨询师探讨时,有助于相互分享隐喻视角”^[17]。在这些讨论中,隐喻就会变为咨询策略和案例概念化的焦点。咨询师们在和客户直接分享自己的隐喻时也有助于提供新的视角。这样咨询师们就可以运用事先准备好的职业隐喻去鼓励个人创造性地思考他们的职业和职业选择。职业测评也可以经常使用含有隐喻的情景问题来进行测试,从而使问题更加形象和系统化,使测试结果更加客观和准确。

(二) 在其他领域中的应用价值

多种职业概念隐喻也可用于企业内部员工的职业发展体系设计。由于职业发展体系是相对抽象的,公司可以通过构建体系化的职业隐喻帮助员工迅速了解公司职位的任职要求、价值坐标和晋升路径,并选择最适合自身特点的晋升之路。比如,公司可以将企业的整个职业体系隐喻为一艘航海中的船只,各个职位上的人员相应隐喻为船上各类人员,如船长、大副、水手等。这样员工就可以清楚形象地了解自己的职业特征以及在整个公司体系中所处的位置。

在有关职业的理论研究领域,“boundaryless career”和“protean career”等新型职业的概念隐喻是和传统的公司中的晋升体系以及传统的职业规划、目标设立看起来是相反或者不同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多种概念隐喻认知手段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平衡和兼容手段。

高校开展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和职业指导课程可以运用职业隐喻加深学生对职业这一复杂概念的理解,拓宽他们对于职业的思考。这对于学

生更好地选择职业道路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本文以概念隐喻为理论基础,对包括 BNC (British National Corpus) 和 Brown 语料库中有关 career 的口语以及书面语中的例句进行分析处理,同时参考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职业的描述,得出结论:有关职业描述的语言具有系统性的隐喻性思维,主要体现为生命体隐喻、旅途隐喻、竞赛隐喻和匹配隐喻。在此基础上,本文分析阐释了职业概念隐喻的生成机制以及应用价值,旨在深化对于职业本质的认识,揭示对职业概念隐喻进行认知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参考文献:

- [1] Coffey A, Atkinson P. Making sense of qualitative data [M]. London: Sage, 1996:32.
- [2] Mignot P. Metaphor: a paradigm for practice-based research into “career” [J].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2000, 28(4): 515-531.
- [3] Inkson K, Arthur M B. How to be a successful career capitalist [J].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2001, 31(3): 48-61.
- [4] Inkson K. Protean and boundaryless careers as metaphor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6, 69: 48-63.
- [5] Schein E H. Career dynamics: matching individual and organizational needs [M].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1978: 85.
- [6] Levinson D J, Darrow C N, Klein E B, et al. The seasons of a man's life [M]. New York: Knopf, 1978: 123.

- [7] Inkson K. Images of career: nine key metaphors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4, 65: 96-111.
- [8] Lakoff G.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M]// Ortony. Metaphor and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220-249.
- [9]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3-28.
- [10] American Heritag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 [M]. 4th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T), 2000: 174.
- [11] Kovecses Z, Szabo P. Idioms: a view from cognitive semantics [J]. Applied Linguistics, 1996, 17(3): 329-330.
- [12] 胡壮麟. 认知隐喻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09.
- [13]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36.
- [14] Hall D T. The protean career: a quarter-century journey [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2004, 65(1): 1-13.
- [15] 束定芳. 隐喻学研究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170-172.
- [16] Morgan G. Images of organization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1986: 76.
- [17] Amundson N E. Active engagement: enhancing the career counseling process [M]. Richmond, British Columbia: Ergon Communications, 1998: 110.

(责任编辑: 杨凤春)

Cognitive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Career Metaphors

TANG Jie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Audit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9,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cognitive perspective, the paper examines the daily use of metaphors i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areers and summarizes four key career metaphors—the career as organ, journey, competition and matching. After analyzing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of the career metaphors, the paper further finds that besides the mapping of the single career metaphor, there also exists the mapping of the categor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areer metaphors based on comparability, thus mak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careers more complete. The study on multiple career metaphors has not only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bu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ideational metaphor; career metaphor; cognition; application